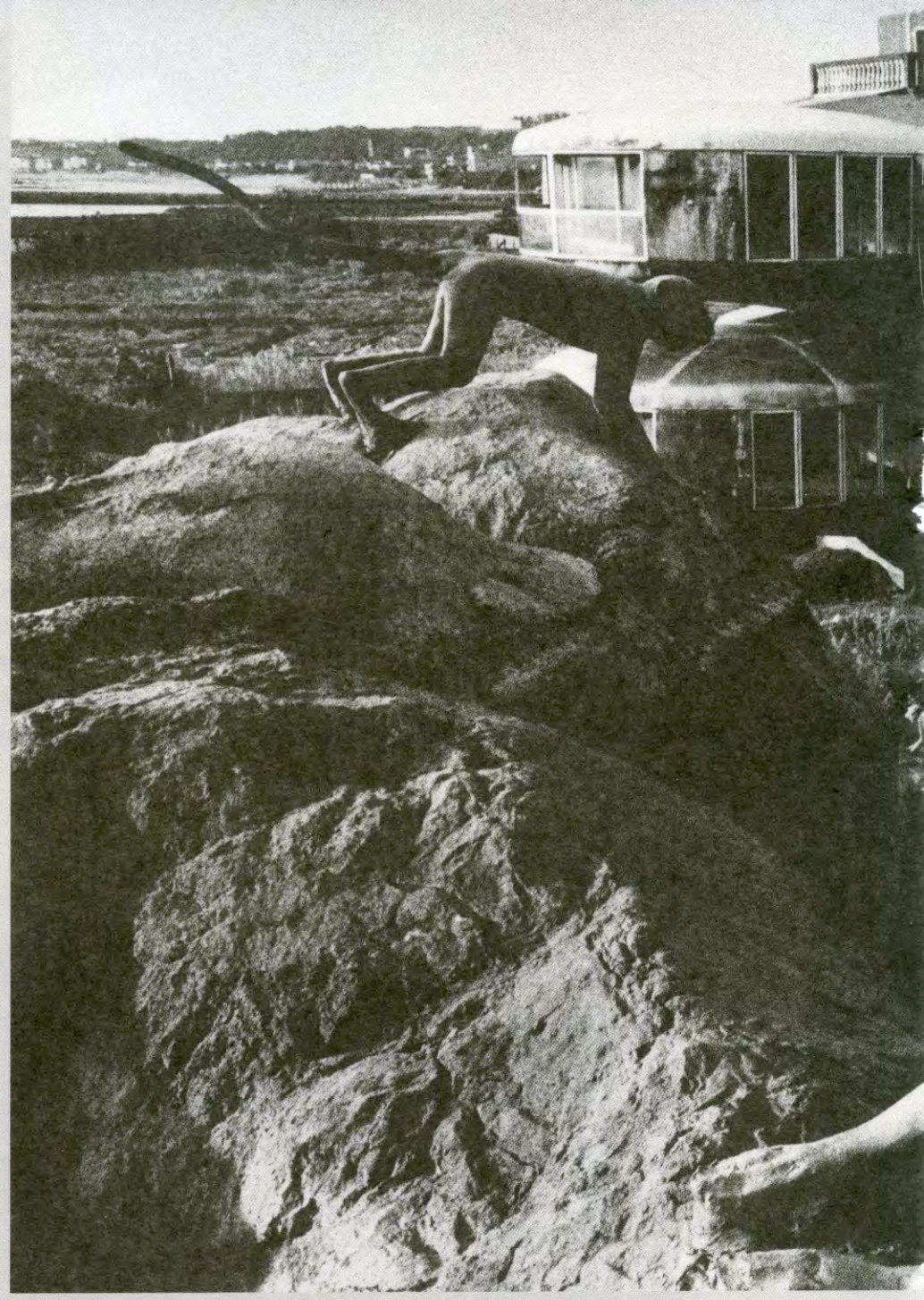


淺水灣飛碟屋 1992

叛逆憤青的創作路

專訪藝術家姚瑞中

採訪 黃秀慧 陳宣尹
攝影 甘捷曼
文字 陳宣尹

某個微雨午後，秉著興奮的心情，來到瑞中老師的工作室進行採訪，迎接著我們的是「幻影堂」（瑞中老師工作室名）內長駐的貓夥伴—摩卡。襯著極具氛圍的燈影，牠怡然自得的悠遊在長桌上，彷彿也跟著採訪者一同聆聽著藝術家極富傳奇的人生經歷；緊接著，思緒被領至一張張迷幻的黑白廢墟照上，再轉到「腦殘遊記」作品，見證著瑞中老師一直以來在藝術道路上的點點滴滴。



姚瑞中

藝術家

台灣人太相信官方說法，應該要對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有更多深度了解。

f：您是位攝影家，同時也是知名藝術家，可以對年輕朋友說明您是從哪時候開始走上多元身份的藝術道路？並說明您各階段的的心境轉變

我唸大學的年代是九零年代初期，那時候在蘆洲的藝術學院（北藝大前身），因為台灣正面臨著產業轉型時期，所以社會比較躁動和騷亂，我是第八屆，在蘆洲住了十二年，蘆洲有比較多偏向草莽的民間習俗儀式，再加上教育資源較不豐富，所以我還蠻常翹課，當時台灣社會興起一股本土化浪潮，台灣民間對威權統治開始產生反抗意識，由於剛好碰到本土化論戰，所以特別思考了本土化對台灣社會所帶來的影響，而台灣以往有種「抑本土，褒中國」的現象，民間對中華文化有很大的幻想。

在考入北藝大之前我在復興美工繪畫組就讀，當時中西繪畫都要會，同學們臥虎藏龍，有各大美術比賽的常勝軍，沒天沒夜地大家都窩在地下室畫畫。高三那年，為了準備藝術大學考試，我大概每星期會去舊書攤買回很多雄獅美術或是藝術相關雜誌研究。高三時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，上大學後跟隨阮義忠老師鑽研暗房技巧，騎著機車到處拍照，晃來晃去拍了許多廢墟，也因此遇到一些同好，有了許多北部廢墟奇異的冒險經驗，也慢慢觀察到許多廢墟背後都有著自己的故事。除了在廢墟從事藝術創作、展出之外，另一方面，天打那實驗體也在廢墟裡排練演出，並創辦地下刊物、北藝大創登山社……等，並曾參與劇場舞台設計，嘗試許多跨領域多元創作，畢業前擔任楊德昌導演的「獨立時代」美術指導，並獲得金馬獎提名，這段時間過得相當充實。

1994 年八月入伍時做過一件藝術創作－「我把當兵當作一件行為藝術思考」，在雄獅雜誌刊登了「反攻大陸行動入伍篇」的宣告，二年退伍後前往中國各地進行實際的「反攻大陸」，作品展示著黨國機器如何洗腦。我在當兵時也創作了「菊花寶典」，以一堆屁眼做為象徵，象徵軍中充滿陽剛氣息與馬屁文化，也以此進行反諷。

1996 年退伍後辦完個展便與一群年輕藝術家在廢墟辦展覽，台海危機剛過，又碰到金融風暴，那時候沒什麼補助機構，國藝會剛成立，文化局尚未成形，基本上都是放牛吃草的狀態，對未來也很茫然，主要以打零工方式勉強度日。但也因為這種工作型態認識了很多藝術家，平常就是幫忙拍照、做美術道具、寫稿或接一些設計案，利用時間積極創作，直到 1997 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，才了解藝術的發展空間超乎原本想像，那是人生的轉捩點。

由於藝術家都很窮，所以展覽創作都是彼此情義相挺，採用「打游擊」方式，找廢墟或替代空間展出，而整體藝術環境宛如荒漠，沒有什麼補助機構，所以相互組織辦展覽、湊錢印畫冊很稀鬆平常，例如 1997 年成立「非常廟」，在三芝一座紡織廠廢墟裡辦展覽。那時候大家努力創作，從無到有，身兼多職，文筆好的寫文案、組織力強的就策展，因為資源匱乏而造就了多元發展。

2000 年之後，因有感於國內藝術書寫不足，遂著手進行台灣當代藝術的眼就與撰寫，當時閉關了一年半寫出四十六萬字的《台灣裝置藝術》。寫完後再花一年半撰寫台灣當代攝影及另一本台灣行為藝術的專書。2006 年將「打游擊」策略轉為藝術基地—「非常廟藝文空間」，以延續推動台灣當代藝術的熱情。2007 年前往蘇格蘭 glenfiddich 駐村。之後經歷結婚生子，曾有段迷茫時期，為了找回原本信念，遂於 2010 年在師大發起「失落社會檔案室」，進行全台灣的蚊子館調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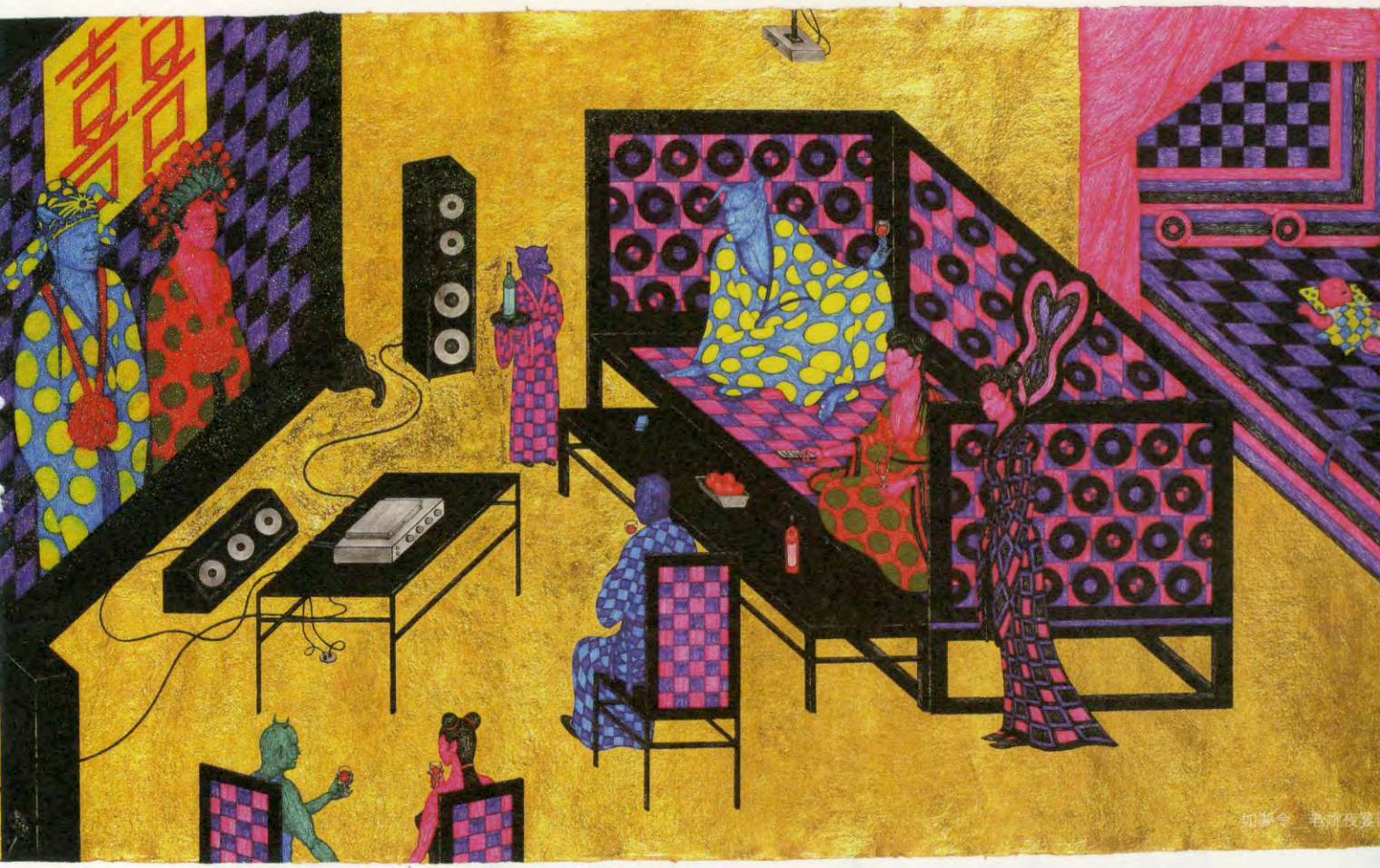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一檔腦殘遊記個展則描述了個人的最近動向，也帶到一些台灣的政治現況，像是阿帕契事件……等，其中一幅「浮生若夢」裡面的「幻影堂」，指的就是我的工作室，這件畫幅頗大，描述各階段人生，也紀錄著生活點滴。

f：您最為知名的就是「海市蜃樓」計畫，請問您當初發起這個計畫的緣由，以及執行過程中遇過的挫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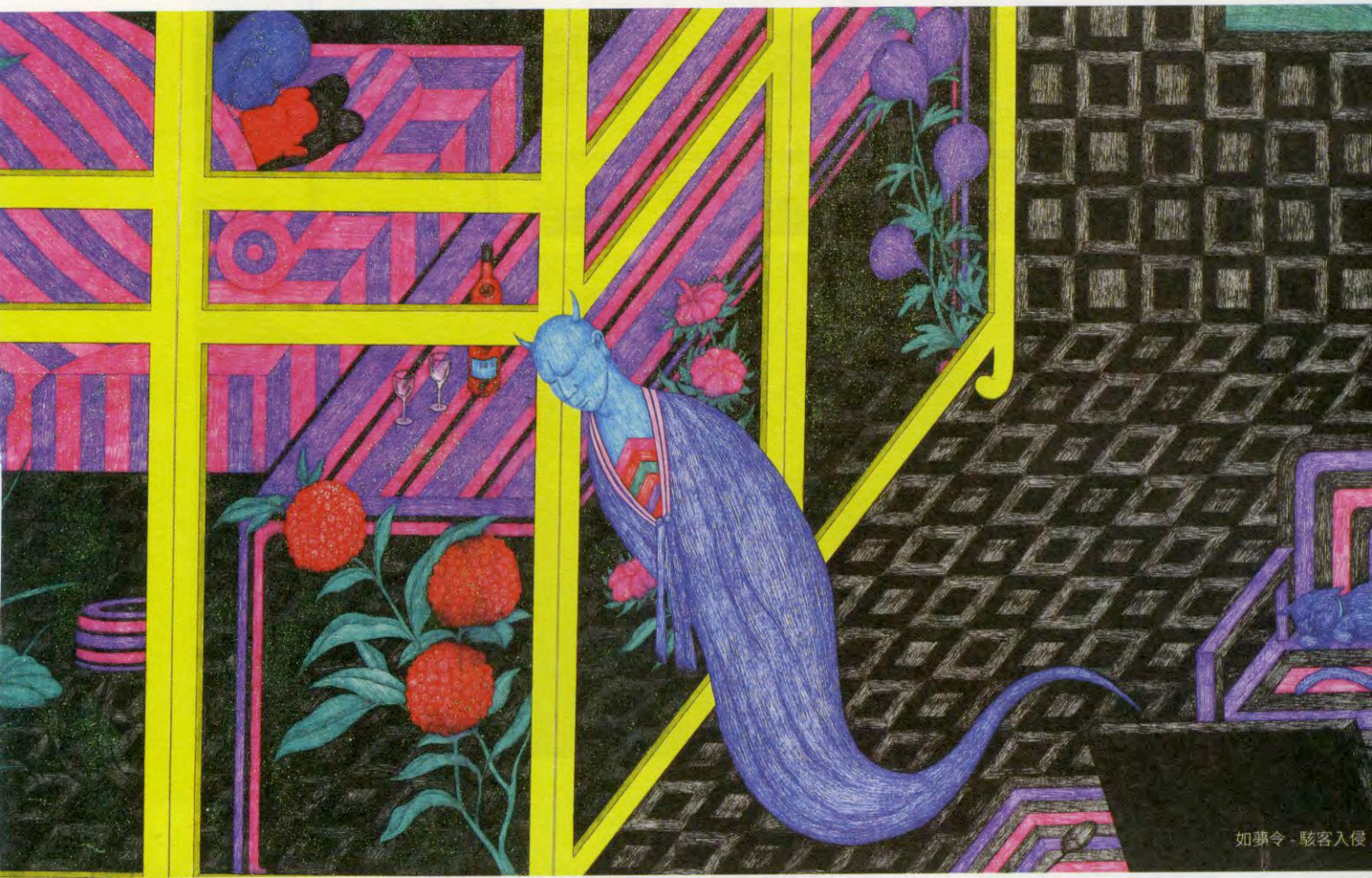
2007 年從蘇格蘭回台結婚生女這段時間過得安逸，但一直仍在尋找以前身為「憤青」的自己。遂於 2010 年在北藝大與師大美術系組織「失落社會檔案







如夢令 老姚夜宴



如夢令 - 駭客入侵



海市蜃樓在 2015 亞洲雙年展展出全景



海市蜃樓展出一景 2015



北宜公路 1998

室」，進行蚊子館調查。也因為非常喜愛拍廢墟，所以成為此計畫的基礎，之後順利付梓出版。目前這套書出了四本，引起社會和政府機構關注，現今正著手進行第五本。最大期許是希望政府能落實苦民所苦，妥善處理蚊子館問題，台灣社會的不公義不少，只想藉由這個小舉動喚起群眾對社會的關注，並留給孩子一個適當的成長環境。

f：身為一位藝術家，請問您有遇過創作上的瓶頸嗎？您是如何看待靈感枯竭這件事？

遇到創作瓶頸時我都會出去透透氣轉換一下心情，像是「非常廟藝文空間」剛成立時遭遇鉅額虧損，讓我嚐到了負債累累的窘境。還有大約 2000 年數位時代襲捲，創作題材與技術都跟不上時代，於是沉潛五年專心寫書。由於我求學時代電腦並不普及，論文都是用手寫的，寫錯一個字就要重來，洋洋灑灑寫了七萬字，因此練就了藝術書寫上的基礎能力。一路走來，有些藝術創作者被大環境摧殘，逐漸喪失了熱情和信念，但我希望秉持著「憤青」般的熱情，繼續追尋夢想並實踐信念。

f：可否請您談談蘇格蘭的 glenfiddich 駐村經驗？有遇過任何有趣的事嗎？

2007 年暑假前往蘇格蘭駐村是另一個轉捩點。大體而言，三個多月駐村時對人生有些許體悟，那時期的作品都是用混合媒材進行平面創作，也融入一些當地元素，比如尼斯湖水怪、威士忌、格子裙……等，揉合傳統山水與西方元素。一些作品緊扣著台灣當時的新聞時事，比如海角七億……等等。當時是用從倫敦寄來的印度手工紙繪畫，也因為該地氣候嚴寒，很少出門，幾乎都待在住處創作，每兩三天就會完成一件作品，是很難得的創作經驗。

f：您既是藝術家、藝評家、策展人又是作家和老師，具有多重身份，也讓人看見您的才華洋溢，請問您是如何平衡並管理自己的時間？



平常因為外務繁多，所以幾乎都是一天當兩天使用。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時間管理方式，就是專注於創作上，不放棄每一次展覽機會，努力展現自己的想法並保持行動力。

f：除了在台灣發起的許藝術展覽行動，您也多次參與海內外藝術盛會，請教您對國內外藝術現況的差異以及觀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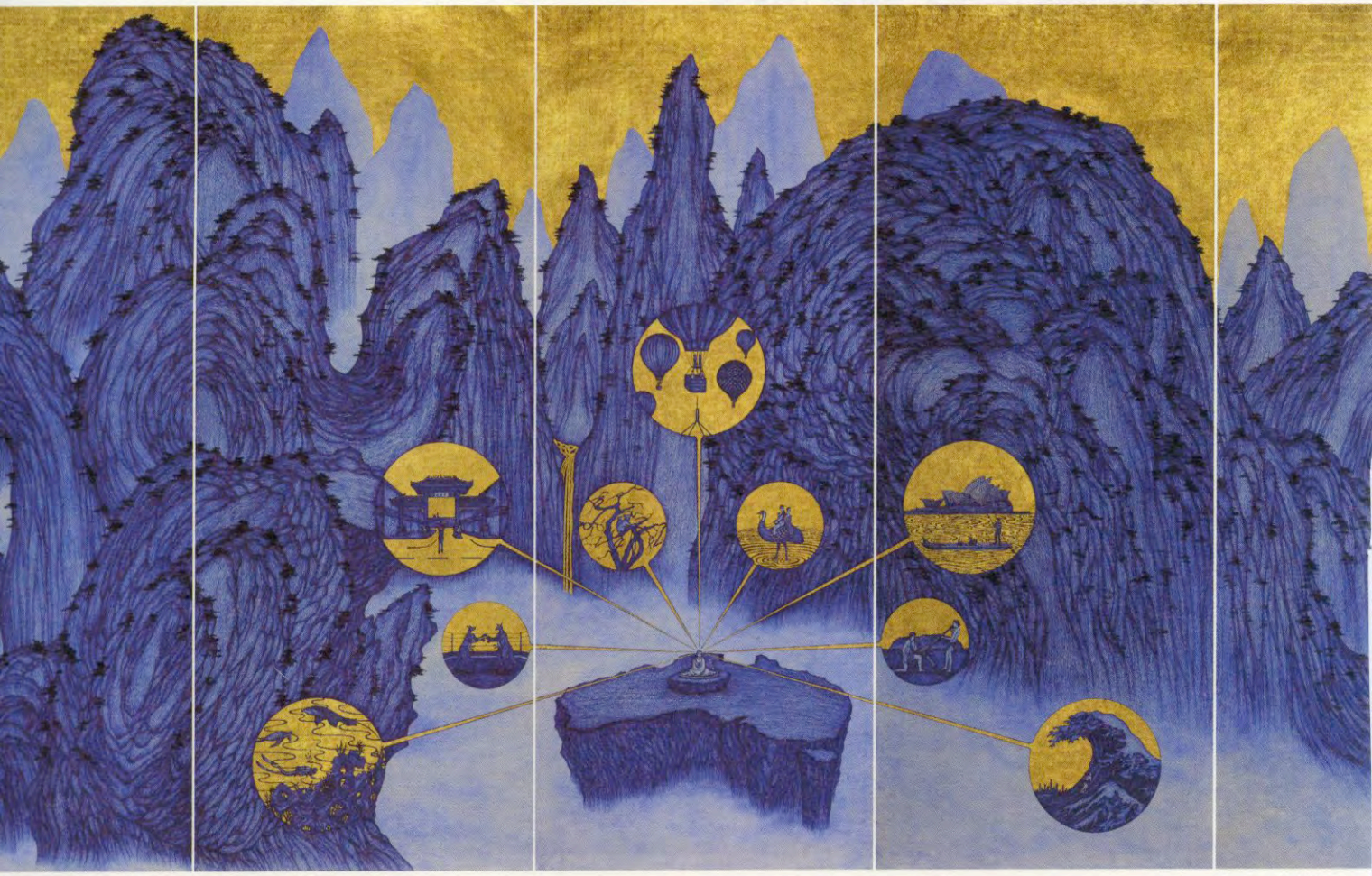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當代藝術界都是以西方為主，尤其上個世紀殖民主義興盛，藝術界或多或少傾向國際風格，但我試圖將傳統山水與現代語彙結合，我認為創意是建立在傳統之上，不斷進行創新與變革，西方美術就是建構在不斷創建與打破的循環架構中。當我有機會回過頭來檢視水墨畫脈絡時，發現仍有許多不足之處，藉由自己現階段的創作檢視這些問題，也設法尋找更創新的做法。

f：想對年輕的藝術工作者說的一些話

首先，我認為藝術創作應該要有自己的風格，不應該一昧追隨流行。其次，年輕藝術家必須要有面對自己作品的勇氣，勇於創新，但這需要長時間研究及觀察，並非一蹴可及，不須躁進。再者，現今資訊日新月異，發展快速，藝術界也不斷推陳出新，年輕藝術家有更好的條件具備消化這些知識並加以重組發展的能力，切勿囫圇吞棗，肆無忌憚的使用「拿來主義」。

f：請您向莘莘學子推薦三本書

我認爲除了追求藝術國際化的同時，了解台灣土地上孕育出來的藝術資產與脈絡也很重要，所以內舉不避親的推薦十幾年前寫的《台灣裝置藝術》、《台灣當代攝影新潮流》及《台灣行為藝術檔案》給大家參考。|



澳洲仙島 .







